



大河湾

《清代神勇关公像》
裴栋梁 作
剪纸 前纸

诗笺

千秋一圣耀中条

——运城市诗词学会诗咏关公主题作品集萃



关帝庙

秦晓舟
千秋一圣耀中条，
义薄云天神勇骁。
偃月青龙凭吊影，
犹疑烟寺唱渔樵。

关公赋

雪馨
一生戎马寄江山，
武圣之风遍宇寰。
故里赤情除恶霸，
桃园结义醉朱颜。
威名远立震三国，
奋勇冲锋过五关。
岁月无声终过往，
却留忠义在人间。

关像

杨华田
十里风烟瞻圣像，
关亭滩上汉臣根。
条山一羽成神武，
精石三千筑伟尊。
义炳春秋家国许，
忠担日月古今存。
乡亲缘得仙台近，
世有灵光报惠恩。

关公颂

任罗乐
五湖四海敬关公，
天下争传武圣名。
偃月刀锋惩腐恶，
桃园义气济苍生。
扶邦斩将功高显，
护嫂怀仁意笃诚。
身在曹营心在汉，
魂荣故里壮昌平。

武圣关公

吕俊安
仁忠义勇为名片，
儒雅慈慧是口碑。
华夏人文缘尔俊，
苍穹星斗伴君辉。
一腔龙虎轩辕血，
万里风云虞舜微。
百姓尊神香火旺，
千秋醉圣仰思飞。

仰武圣

薛德虎
脸红燃旺亲民火，
锋雪书成讨逆文。
神勇沙场期一统，
鼎扶汉室恨三分。
言功何止泰山重，
留德足堪华夏曛。
两袖空空怀日月，
双肩磊磊砥风云。

关公颂

柴建丰
封王册帝史无前，
碧血一腔为汉捐。
千里匹鬃惊魏将，
只身孤胆荡吴船。
精忠贯日山河小，
大义参天泰岳悬。
四海归心怀武圣，
九州龙裔敬英贤。

忠勇一生

魏文生
神威仁勇傲苍穹，
浩气千秋贯九空。
偃月宝刀摧敌阵，
英姿铁甲尽怀衷。
匹鞍千里陈忠义，
独胆孤身赴棘丛。
赫赫一生谋汉祚，
铮铮武圣耀河东。

关帝庙观感

孙世忠
威仪盖世美髯公，
跪拜桃园会志雄。
赤兔驰驱三国鼎，
偃刀诛虎一奇功。
义忠震地千年颂，
勇武超群百代崇。
庙祝英魂怀圣帝，
绵延香火史遗风。

咏武圣关公

李金龙
河东父老忆英魂，
关帝荣称武圣人。
结义桃园凭信仰，
扶仁赤胆献情真。
睥睨富贵曹营地，
贯日精忠汉阵臣。
智勇长歌君远去，
千秋不朽是精神。

谒关帝庙

吴学会
独立寒冬望旧年，
思绪无首断春山。
青龙不老千秋史，
偃月长明万古天。
大义薄云荣社稷，
丹心驱雾扫狼烟。
端的一部豪侠志，
书尽风流世代贤。

咏关羽

河东散人
山河表里起狼烟，
北戍南征未息肩。
赤兔追风随赤帝，
青龙偃月傲青天。
生前只晓存忠义，
死后岂贪彰圣贤。
但教彼苍酬我愿，
荆州城上再张弦。

散文

雨中拜关庙

□韩振远

每次来解州关帝祖庙都抱着游览风景名胜的目的，刚到门前，就会被庙内氤氲的气息感染，心灵被庙内建筑引导，进入另一层境界，看到的不再是视线中的风景，而是一种意志的体现和精神的感染。

这次来解州关帝祖庙，是个秋雨绵绵的日子，雨烟雾霭将庙宇笼罩，飒飒雨声中，庙宇显得更加庄重神秘。一声婉转悠长的戏腔从庙内传来，划破雨雾，带来一种世俗的亲切感。同行的朋友说：“今天我们来巧了，关帝庙里演戏。”

按照中国古建筑分类，解州关帝祖庙属神庙建筑，却是帝王之制，布局、规格都以宫廷建筑为标准，规模宏大，建筑精美。大门叫端门，走进去，再经过雉门，才算真正进入庙内。雉门，天子之宫门也，专为帝王进出而设。穿过雉门，我看到了庙内少见的一幅盛景，淅淅沥沥的秋雨中，红红绿绿，各色雨伞花朵般飘拂在雨中，台上唱腔激昂，一阵叫好声从伞下传出，穿透雨雾向庙内扩散。台下，没有乡间戏台下的叫卖声、呼儿唤女声，除了掌声和叫好声之外，连看戏也那么肃穆规矩。对面的午门也坐满了观众，同样声声喊好。午门是禁宫之门，雕梁画栋，气象森严，坐在这样的建筑下看戏，不知是种什么心境。

台上表演的是一位女演员，粉袖飞舞，台步轻盈，唱得凄恻婉转，清韵悠扬，在飒飒秋雨声中显得格外悲凉，仿佛身处绝境，只等英雄来救。

不用细看，便知道演的是蒲剧《赵氏孤儿》。戏台上方有“全部春秋”几个字，关公曾在军帐中夜读《春秋》，以前看到这几个字，总以为在关帝庙里上演的全部是关公戏，看到台上剧目，才知道，只要有春秋大义的戏，都可以在这里上演。

解州关帝祖庙戏台建在雉门背面，华美精致，一望便知是清代建筑。以前来这里，望着空荡荡的戏台，聆听的多是建筑语言，这次真真切切听到优美戏声，心里想的还是建筑，别人看戏，我看戏台，别人看角儿，我看的是建筑。这一看，便发现刚刚看过的雉门明明是巍峨的歇山顶，张扬飞舞，气势逼人，背面的戏台却内敛规整，换了一副容颜。仍然是那么精致华美，却是不同的衣衫，不同的扮相，表现出不同的身份。过渡变化之巧妙，竟让人浑然不觉。

台上的角儿在吟唱，戏台本身也在吟唱，同样悲悲切切，伴着激扬鼓乐，用同样高亢凄美的建筑语言，娓娓叙说着庙宇的建筑布局。

晋南是戏剧之乡，乡间最高大的建筑往往是戏台。看着祖庙的戏台，我忽然发现，几时以为最宏伟的戏台，在解州关

帝祖庙建筑中轴线上，竟是最低矮、最不起眼的建筑。中国古代建筑以屋顶区分等级，高等级的有庑殿顶、歇山顶，又分重檐和单檐。祖庙内主要建筑大都属于这两种形式，戏台却偏偏是等级最低的卷棚顶。筒瓦组成的弧线翻越屋顶，流畅华美，却降低了高度，与其他建筑一样斗拱繁复，飞檐翘角，极尽豪华，却无顶脊，缺少了应该有的气势，像一个光着脑袋的人，虽然披金戴银，却神态谦卑，匍匐在地。为什么要这样？皆因戏台是演员酬神演出的场所，自然要表现出对主殿的恭敬。

台上的演出没有帷幕，没有布景，将戏台内部景致表露无遗。戏台正面与雉门相通的大门关上了，镂空门透出外面的光，上方正中高挂鎏金匾额“全部春秋”，两旁上下场门，左有“演古”，右有“证今”，清楚地表达着这座酬神戏台的主题。演员们在这里“豪华”的戏台上演戏，一定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回过头再看戏台对面的午门，又是一番感慨。同样是精美繁复的古建筑，却是最高等级的庑殿顶，高耸的正脊和流畅的四条垂脊，表现出的神情气质与卷棚顶的戏台正好相反，巍峨庄严，气势如虹，若一个高贵的人，从容淡定，气宇轩昂。相对而立的两座建筑，一个特意彰显巍峨，一个有意降低高度；一个建筑等级最高，一个建筑等级最低，建筑的对比如此鲜明。

秋雨仍在淅淅沥沥下着，台上，丝竹声中，角儿唱得如泣如诉，台下，秋雨声中，观众看得如痴如醉。望着动情的演员和谦恭的戏台，我想，建庙数百年来，实际上是演员和戏台本身在共同演一出大戏，这出戏永远只唱给庙内至高无上的关圣帝君，台上的演员，台下的观众，只是对关帝威仪的一种铺垫。

走过午门，这种感觉更加强烈，建筑者还在继续铺垫，决心用娓娓道来的建筑语言和精心营造的空间艺术，将每一位游人引向崇高。飘洒的秋雨将庙内如同洗过，道路两旁的松柏，脚下的青石，都用同一种表情，告诉人们，就要拜见关圣帝君了。

迎面是一座高大的牌楼，像衣着华丽的侍者，又像挺拔英俊的卫士。从牌楼下走过，是存有康熙皇帝御笔的御书楼。

终于看到解州关帝祖庙的主体建筑——崇宁殿了。高踞在台基上的大殿巍峨高耸，气势恢宏，一重重围栏，一根根龙柱，环绕的回廊，精美的雕刻，飞檐翘角的重檐歇山顶建筑，秋雨中更加璀璨夺目的琉璃瓦，共同构成了大殿的庄严肃穆。久久站立在台基下，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我眼前的大殿在变化，渐渐化成雄立于面前、威风凛凛的关老爷。

跨过高高的门槛进入殿



内，幽暗的光线、闪烁的烛光、高高的神龛，神秘的气息，使人顿生敬畏之心。大殿中央，巨大的关公神像正襟危坐于神龛之上，冕旒玉圭，龙袍蟒带，一袭帝王装束。赤面长髯，蚕眉凤目，威仪堂堂。两旁陪侍红袍牙笏，恭敬谦卑。至此，经过庙内的千般铺垫、万般造势，终于看到了“真神”。

建筑语言、艺术手段在帝王们看来，到底还是太含蓄。当年康熙、乾隆、咸丰三位皇帝肯定认为远远不够。于是，挥动御笔，将心中的关帝直接写出来，留存庙内。关帝宝座上方，金装银裹的牌匾就有康熙所题“义炳乾坤”，乾隆所题“神勇”，咸丰所题“万世人极”。有帝王牌匾在堂，关公的威仪就得到直接肯定，关公便成为武圣，关帝庙便成为天下第一武庙。

尽管帝王们多次赐封朝拜，关公到底还是百姓的神，明王朝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想靠关公巡游三界，以镇四夷，清王朝封关羽多达二十六字，想靠关公威显护国，以保江山。帝王已去，百姓永在，关公的义与勇、诚与信，不用帝王封，自在百姓心中。

秋雨中，午门前的戏声隐隐传来。这出专为殿内关帝所唱的大戏，不光给肃穆的庙宇增加了几分世俗色彩，更给肃穆的大殿增添出几分民间情调。秋雨戏声中拜关公，分明有几分亲切。

出崇宁殿，经肃气千秋牌坊，又有刀楼、印楼、春秋楼肃立于秋雨中。到这里，午门前的戏声已听不到。细雨霏霏，雾霭弥漫，苍松翠柏中的建筑群显得格外宁静。按照庙内格局，这里属于寝宫，是关公休息的地方。进入春秋楼，看到的关公像果然是另一种神态，庄重中现出儒雅，威武中见出真情。上得楼去，二层的关公像与殿堂上的帝王关公像大不相同，幞巾长袍，侧身持须，目光专注。案头展开的，是一本《左氏春秋》，身后壁板上，果然刻有《春秋》原文。这场面，再现了当年关公军旅余暇，挑灯夜读的情景，完全是儒将风范。

从春秋楼出来，至结义园，又是另一种景象。烟雨绿树繁花，奇石奇草，亭台楼阁，将人的思绪带得很远。亭下遐思，庙里巍峨高大的建筑，神气氤氲的氛围，再次萦绕脑际。

再至午门前，戏台上早已人去台空，秋雨间歇，空寂的戏台面对着正殿方向，百年不变地用同一个姿势顶礼膜拜。我离去了，没有像戏台那样膜拜，却将思绪留在了这里。